

别让我感动

陈应松 = 著

蒲

闲

系

列

文

学

群众出版社

列 丛 书

陈应松□著

别让我感动

出

版

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让我感动/陈应松著.-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7.1
(消闲系列丛书)
ISBN 7-5014-1520-X

I. 别… I. 陈… 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0125 号

别让我感动 (消闲系列丛书)

陈应松 著

责任编辑: 李晓敏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技术设计: 王焰华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插 页: 3

字 数: 232 千字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5014-1520-X/I·588
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
定 价: 12.50 元

与我一同走，向同一的方向，
有那幽美而将死去的华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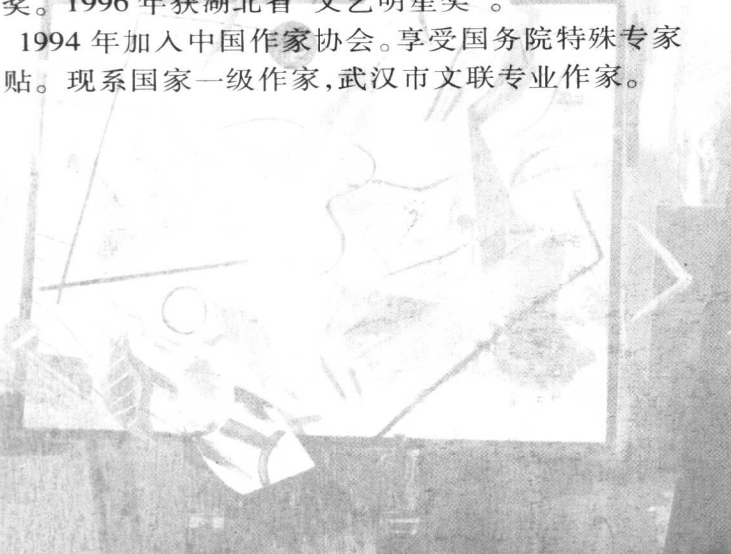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A·E·豪斯曼



作者简介

陈应松，1956年1月出生于湖北公安县。祖籍江西余干。1973年高中毕业后下乡4年，后招工到县水运公司。干过多种杂活。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分配至省文化厅，后调至武汉市文联。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，1985年正儿八经改行写小说。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钟山》、《花城》等30余家刊物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100余篇(部)约300万字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失语的村庄》、《绝命追杀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大寒立碑》、《黑鞘楼》、《苍颜》，诗集《梦游的歌手》，长篇传记《红星骁将》、《走向梦想》等。小说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中国文学》转载及新加坡刊物连载，诗歌曾被前苏联翻译。其小说获得过《清明》创刊十周年佳作奖，《鸭绿江》优秀作品奖，《长江文艺》万元大奖，《芳草》小说佳作奖等20余次，获得过武汉市一、二届小说奖(文艺基金奖)，《红星骁将》获得1993年“第四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”二等奖。1996年获湖北省“文艺明星奖”。

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。现系国家一级作家，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

滞留在武汉的李檣住在东湖边的民房里，患上了严重的痔疮。每当夜半他被这个脏病折磨得死去活来时，就拉开他翘歪歪的小门，站在屋顶的平台上望着对岸母校××大学的琉璃瓦顶——那座图书馆的飞檐蹲在黑黢麻糊的天空下面；月亮跟东湖都互不相干了，带着臭腥味的东湖传来了城市废水巨大的排泄和灌注声。月亮对这一切不理不睬，它在天空独自行走穿梭，也跟这鬼世上的人一样匆匆忙忙的，不知要走到哪里去。

李檣的这个病怪他自己。总是久蹲厕所，读一本马可·奥勒留的《深思录》。他发现这个古罗马皇帝的书太对他的胃口了。“假设人们杀死你，把你切为碎片，诅咒你，那么这些事情怎

么能阻止你的心灵保持纯净、明智、清醒和公正呢？”看，这哪像皇帝说的话！快两千年了，话还新鲜得像扑着霜粉的南瓜。这样思考问题的政治家那时在中国连根毛都找不到，他们不是淫就是暴。李樯在那个精养鱼塘水面上盖的厕所里忘乎所以地读《沉思录》，有一回站起来猛了，眼一黑，就一头栽进鱼塘里。

厕所阅读家李樯这一次差点死了。好在一个守塘的男人正巧从远处的一家屋里喝足了茶出来撒尿，他听见咚地一声以为是鲤鱼扳籽呢，就看见了一个人的头发，他喊来一个用海竿钓鱼的退休干部，两人把李樯臭熏熏地拖起来，掐人中、压水，总算把他弄还阳了。守塘的男人认识他，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租房栖身，说：“你这是何苦不归家，李哥？”李樯吐着满口的污泥对他傻笑道：“我把你的一塘鱼都惊跑了。”这一惊吓，痔疮好了大半，不再撅着屁股走路。也真是塞翁失马。

李樯掉进了尿洞的消息让许多人都来看他。那些人都是租住在东湖三官殿一带的社会闲杂人员，有作家、诗人、炒坊的经理和搞书画大奖赛骗钱骗物的地县文化馆干部。他们爬上李樯住的那个陡峭的小屋，楼梯是铁的，直上直下，跟工厂烟囱上的梯子差不多。这间小屋是在楼顶加盖的，窗户像老鼠的眼睛，只怕连气也透不得，走进去像个蒸笼。他床上的蚊帐里四处是用毛笔画出的一幅幅人物图景，像是从书刊上临摹下来的，在他画着的一蓬茅草里，一只狗獾乖张地向外张望着，跟他的样子差不多。

大家说，他这没有经济来源如何是好，其中一个叫徐红军的当下就给他交了当月的房租五十元。徐红军也是李樯新结识的狐朋狗友，徐写得一手好诗，专靠给企业印产品说明书赚钱，还养了个女秘书。五十元的房租够便宜了，李樯不知内情，徐红军他们晓得。原来这悬崖陡壁的风房里死了个女研究生。那年冬天女研究生到楼下房东厕所里洗澡，热水器安在厕所里，女研究生就

煤气中毒死了。

给他交了房租，大家一致劝他回到大洪山老婆的身边去看看。“李樯，放着女县长的老公不当，在这里遭活罪这是何苦来？”李樯死一样躺在床上，浑身汗巴巴地辗着草席，像个修路的四川民工。吭着老是不通的鼻子道：“这怎么不好？你们说，这真是蛮好咧。”

等他们从悬崖陡壁上依次下去了，李樯把兴趣又投在桌上的那本《沉思录》上，书又臭又湿，上面还爬着只桑尺蠖（从屋顶树上掉下来的），把身子一弓一弓。李樯将虫子掐死了，拿过书，放在锁骨那儿读。“当你的支配能力做了它天生要做的事时，你由于对它不满意而忍受了无数的苦恼。但这已经够了。”这怎么能够呢？这个奥兄，真辜负了我一跤跌进屎洞对他的崇拜。再接下来看就又看到了安慰他的话，看来皇帝也会奉卵捧毬的：“宇宙的周期运动是同样的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往返不已。或者是宇宙的理智力自身运动产生各种各样的效果，如果是这样，你要满足于它活动的效果；或者是它一旦推动，别的一切事物就以一种连续的方式来到：再不就是不可分割的元素是所有事物的根源。——总之，如果有一个神，就一切都好；如果是偶然性统治，你也不要受它的支配。”

看到这里，李樯拍案叫绝道：“是么，我凭什么要受它的支配！斑马养的！”

黑暗渐渐来临了，暑气一群一群被风带向门外，到处响彻着知了恶狠狠的叫声，那是它们在树上吮吸着晚餐。李樯读得超然物外，津津有味。他的晚饭还没有着落咧。

李楠小时候没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思想，一直到读大学，他都是个红着脸做人的男人。这是因为他两岁的时候接给了他的养父养母。养母是个喜欢悄悄有点老不正经的女人，街坊或者同学欺负李楠时，就喊“偷人佬”。李楠知道这是骂他的养母，他咬着牙，腮帮子鼓得像尿浮，却拿那些人没办法，只好红着脸低头走开。

李楠的家在郎浦乡下，过继给郎浦镇的李家后，便由胡姓改为李姓。李楠的养父是一个爱吃醋的山西人，当过煤矿工的南下干部，平常喜欢垂着一绺稀黄的山羊胡子去河边走动，看水，看船。在家爱读一本线装的《三国》。养父害着严重的哮喘病，一到秋天就埋着头喘个不停，喘成餐桌上的红脸虾公。因为长期不上

班，一双眼睛都荒芜了，看人的时候就像劳改犯的眼睛，呆得像坟山。李楠从小就害怕这双眼睛。

养母对他也没有过分的亲昵，只是把他穿戴得伸伸抖抖，干干净净。回家有一碗一碗的干饭吃。还能吃棉油脚子煎蛋、糍耙金鳅鱼（就是红尾巴的长条铜鱼）。棉油脚子煎蛋是养父治哮喘吃的，但养父总是留下一下给李楠吃，说：“楠儿，你来吃煎蛋，金鳅慢些吃哦，莫卡到了。”养母虽然养着李楠，可她还是想生一个，自己生一个靠得住些。所以她到四十岁都还有这种奢望。在李楠童年的记忆中，总有几个男人爱跟养母说话，还给糖他吃。他不吃，他知道那些糖不干净，吃了又要背人骂的。养母有时候趁养父去河边钓金鳅鱼，就把钥匙交给李楠，说：“我迟一些时回来。”那肯定是跟另外的男人玩去了。

最难堪的一次是养母被人逮到了，并让人抽了两个嘴巴子。那一天天气有点闷热，李楠和两个同学放学了去台河游水斗浪，斗出了一条鳊鱼跳到岸坡上，让李楠摁住了。李楠高兴得不得了，穿上裤子就回家准备讨个养父养母的好。他用柳条提着那匹鳊鱼经过镇边上一家姓田的农户家，就见围了许多人，透过人群看到中间竟是他的养母，让人在那里捆着嘴巴子，小声地申辩什么。李楠一下子就搞懂了这里面的内容，他惟恐有人认出他，扭头就匆匆地拐弯走了，还听到有人说“趁人家大人不在，两人就进去了”的话。至于另一个人是谁，至今李楠都没弄清楚，也不敢弄清楚，只当是个梦。

李楠回家后他的养母也回家了，像没事的一样还说李楠抓的这匹鱼好大，打些尿鸡巴的张，李楠的养父也像不知道的，附和说“好大，好大”。李楠的养父也许是真的不知道。李楠总以为他的养父很窝囊，没有生育能力，有意无意间放纵了自己的老婆。养母煎了鱼以后喊父子二人来尝，还笑着一张嘴，可是李楠看见她

那张嘴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。“你要好好读书呀，橦儿。”吃饭的时候养母忽然蹦出这句话，结果让鱼刺把李橦卡住了。嘴肿得像大洋桃的养母慌了神，忙去厨房把火钳倒竖灶门口，据说这样卡的鱼刺就会出来。又去拿养父山西的老陈醋，让李橦猛喝了几大口。养父又告诉他把饭不嚼咽下，弄了好半天，鱼刺才溜进肚里去。

第二天李橦都没脸去学校了，背着书包就偷偷回到了乡下他亲生父母的家里。往乡下家里走，是一条直溜溜的油沙路，平整平整的，雨天也没稀泥。路上长着些野草，田里长着些庄稼。李橦从小就喜欢这样的地方，枪都打不到个卵人。李橦不喜欢跟人接触，特别是离开养父养母的那两张彬彬有礼的脸，他就轻松得要死。心里就想笑，就想唱歌，用土圪砣砸鸟、翻“太阳针”草。

他的亲生父母都是作田的人，一年四季里手爪上、脖颈里都是黑泥巴，累得像田里的牯牛，还是把弟妹们喂不饱。弟弟瓦渣见他回来了就去翻他的书包，看给他带没带吃的，瓦渣的手像屎耙子，只晓得吃，剃着光头，头上全是流脓滴水的疱。瓦渣一面翻一面抽着鼻子；瓦渣是个鼻涕大王，李橦的养母叫他“青龙和尚”。每当瓦渣在家里饿极了，就会沿着那条直溜溜的油沙路期期艾艾地到李橦养父母家里来。李橦的养母特别不喜欢李橦的这个弟弟，见他来了就大声讽刺说：“青龙和尚来了！去，下河去把两挂青龙洗干净。”弟就只好乖乖地下河去洗鼻涕。洗过之后还是有痕迹，站在门口像个叫花子，请哥哥李橦的养母检查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养母老不开饭，给一颗糖弟弟瓦渣说：“青龙和尚，你回去吧，你爷爷（爹爹）姆妈在家里喊你呢。”

养母时常说“抱来的儿子养不家”，这就是她为什么想生一个的原因，可是她没有这个福分。李橦那次在亲生父母家里逃了一天，晚上顺着平展展的油沙路回到镇上，也不想归家。他在河

边猪行的穿架子上坐着俯看了半天那些卖猪的人争吵，听着奶猪娃在笼子里的清汪鬼叫，后来竟跑到一家人家的竹篱下抱着腿哭了起来。直到听见养父养母到处喊他，他就从另一条小路摸索回去了。

十九岁李樯考上了××大学，在他们镇上那一茬男伢中可是独个，喜得他的养父养母不知道怎么好了，好像一下子在镇上有了头脸，门都开的大些。李樯不是这么想的，李樯想的是可以离开这个家了，他有点憋气的感觉，从今以后他就如脱笼之兔，到哪儿都不见熟人的地方大口舒气了。他对养母在感情上不能接受，他的养父的那个样子也像电影里吸鸦片的川军，根本不像共产党队伍里出来的人。但是读中学的几年，养父母没少给钱他花，渐渐长大，他的养父母就越来越对他嘘寒问暖。他们都老了，一下子就头上添了白发，似乎都万念俱灰了，等着李樯养老送终。

当然，李樯能考上大学的经济来源，曲里拐弯地要归到他舅舅头上。这位养母的弟弟，在李樯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擢升为脑满肠肥的县粮食局副局长了，而过去他不过是个开车的。舅舅供给他们家两头糙子猪的槽食，像糠麸、玉米，价钱贱得吓人。因为殷实，李樯才能穿着一套五十多块钱、写有英文字母的运动套装，提着猪皮箱子踏上武昌上大学。而他的几位亲弟妹则在胡家过着无知无识无肉味的日子，弟弟瓦渣连初中都没毕业就挑粪桶去了。

那位将自己视为李家大恩人的副局长舅舅，也俨然成了李家的皇上，他不让李樯有选择专业的余地，一手包揽了李樯填写的所有表格。“我给你填的第一志愿是××大学的政治系，”舅舅腆着肚子说。

李樯被舅舅叫到县城他们家里去，县城离李樯的郎浦镇有十里地。李樯用腿夹着手端端正正坐在舅舅的对面，他看着舅舅那

个稀奇古怪的大肚。“就凭他的这个肚也要判三年，”他心里说。他没听见舅舅给他唠叨什么，这么想就直想笑，于是就笑出声来了。

舅舅抱着杯子吐着烟说：“你笑什么？我这是跟你说正经的咧！檐儿，你这伢儿只怕要走狗屎运了，老师都说你有希望。从我亲身的体会，你读政治系好些。鬼娘养的我们没文凭几遭孽。我是怎么提上来的？开了十五年车。硬是给局长背了十五年米呀煤呀，后来背煤气罐，日他死娘的还重些。你不背，你有官当？咱们又没后台，哪个白白把官你当。这个社会，你不从政，啥鸡巴好处都轮不到你。”舅舅摸着 he 滚瓜溜圆的肚，眯巴着他的醉眼给李檐上课。

李檐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考上大学甚至名牌大学的，李檐当然很聪明，李檐喜欢文学，他细腻的感受和一副诚惶诚恐的心肝生成是个作文的料。在读高中的几年里因为描写家乡的四季和一种郎浦特有的鸟“嘎郎子”而发表过几篇文章。他在一篇叫《嘎郎子》的作文里这么写道：“……‘嘎郎子虽小打鹞鹰’。这是劳动人民对它品格的赞美。你看到那场动人心魄、扣人心弦的鸟儿搏斗吗？一只凶神恶煞的老鹰飞来了，它展着黑伞般的翅膀，蔑视一切。它要寻找猎物，给弱小的鸟儿们带来厄运。那些平时喊喊喳喳的八哥啦，鹁鸪啦，白头翁啦，无声无息；连最爱唱歌的黄莺和画眉们早就噤若寒蝉，鹭鹭和野鸭呢，也惊悚地打着战。只有我们的嘎郎子，却毫不畏惧地迎上去。当庞大的老鹰快用它尖利的铁爪抓住它的时候，嘎郎子只偏身一闪，忽然冲天而起，箭一样地翻飞到老鹰头顶‘嘎’的一声俯冲下去，盯准老鹰的头猛啄一口。等老鹰转过身来追赶它时，又一下滑到老鹰身下，抬起那黄铜般的喙头，在老鹰的腹部猛啄一口。最后，笨拙的老鹰被小巧灵活、机智勇敢的嘎郎子啄得丢盔卸甲、仓惶而逃……赞美你啊，可爱的江南水乡！赞美你啊，可爱的嘎郎子！”

没晓得他果真一下子考取了，他的舅舅又把他找去高高兴兴地臭骂了一通：“我说你个狗娘养的要走狗屎运咧！我晓得你个小杂种有出息，我姐和我姐夫有福享了。”他摸着李楠的头继续说道：“你个狗娘养的今后一出来当的官就比我大。今后我跟你提草鞋只怕你都不得要的，还认我这个舅舅！”

舅舅留他吃饭，还给了他两百块钱，并说要用车把他送到武汉去报到。舅舅给他沾着蹄膀，说：“现在不把你哄好，以后就不认得我了。”李楠的舅娘也给他奉菜，并要她的女儿、李楠的表妹也给他奉菜。“看你楠哥哥，几有出息，你也要好好学习，争取读大学，抓紧点。”舅娘对青青说。

青青那时候读高中一年级，就已经打扮得像个骚狐狸了。他当副局长的父亲什么都依她，给她买好衣服穿，花咕隆咚的发卡，还有一双又一双鲜红的皮鞋。这位表妹的成绩一团糟，舞却跳得蛮好，腿很长。每年全地区的中学生汇演她都能去荆州参加并且拿到名次。“我让她搞艺术算了。”她爸爸、李楠的舅舅这么说。

青青在李楠启程的时候，给他送了个缎面笔记本，一台“星球”牌随身听（能收短波）。笔记本扉页用七歪八扭的少女字迹写道：“赠给哥哥李楠，祝你学习进步，万事如意。妹妹青青，198×年9月8日。”

是舅舅用吉普车把他送到学校的。他见学校山青水秀，就催着舅舅快快离去。舅舅不干，舅舅卷着裤腿给他跑腿，买这买那；检查身体的时候还给他背着裤子。报名处的大道两边的树荫下早摆出了一条街，啥都有买的。想买絮的有絮，想买床单的有床单。随身听、磁带、热水瓶、杯子、碗、墨水、剪指甲的剪子，应有尽有。舅舅指派他的那个司机（以后只怕也要当粮食局副局长）按他的纸条去采买。李楠说什么也不要，都有。

晚上舅舅用公款狠请了李楠一顿，他让李楠喝啤酒，他对这

个外甥说：“有时间就回去看看你爷爷（爸爸）姆妈，他们两个老在家无事，只怕天天就是想你了，莫把他们脑壳想疼了啊！”

在连夜赶回去的路上，司机对李楠舅舅说：“你的这个外甥不热乎人啊。”舅舅说：“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，比青青的脸都薄。你不晓得，我到他家里吃饭，他都不跟我同桌的，他从不跟生人同桌，拈一点菜，就躲到房里吃饭去了。”本来是想搪塞的，喝醉了酒，加上夜路寂寞，讲着讲着就吐了真言，说出了李楠是他姐姐的过继子。

“那就保不住了，”司机一副见多识广的口气道：“你们让他到省里来读书，那读了他还会回去给你老姐姐姐夫尽孝？失策了哦，养子是不能读书的，拴不到了。这就像是你逮了只鸟，你把它辛辛苦苦喂大，又把笼开了，那不远走高飞、无影无踪！白把他送来读大学了，给国家作了贡献。”

司机一席话使舅舅猛然酒醒，“是啊是啊，这就拐了，先就没有想到呢？”

“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血缘关系。血缘关系是最要命的。”司机握住圆圆的方向盘瞪着一双眼睛总结道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想什么办法补救呢？”副局长舅舅请教道。

“是得想办法，世间还是有好办法可想的。”司机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让副局长舅舅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后来这位舅舅的军师果然给舅舅想了个馊主意。在舅舅又把“副”字去掉之后，这位司机成了粮食局的第十三名副局长，排在共十四名的倒数第二位。

李楠在蛰居东湖三官殿期间，无比怀念四年的大学生活，他时常在内心里感叹道：“人生只有这四年好活，出了校门越活就越没卵味了。”

李楠在寝室里跟胖子老潘和谢兵玩得最好。另外寝室里的两

个是武汉人，经常回家，玩得不多。

老潘一大把年纪了，刚见他时以为是他们的老师，后来说是同学，让李樯转不过弯来。老潘至少大他们五、六岁，又胖，蓄着络腮胡子，还有被社会蹂躏出来的皱纹。老潘那天搬东西进来的时候被谢兵轰出去了。是真的轰的，谢兵看到进来一个大胖子，脸当时就绿了，他一严肃脸就发出绿莹莹的光。他后来说以为老潘看错了寝室，以为是八楼的那些干修生，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轰出门外，说你摸错了码头，这不是八楼。老潘一点都不生气，给谢兵眯着眼笑着，细心地给他指着门上贴的那张住宿名单安排里自己的名字，说他叫潘安全，他说：“喏，那个上铺就是我的。”

那个上铺正好在谢兵的头顶，整个晚上那个床铺都发出一种千钧一发的怪叫声，闹得早晨起来谢兵就把自己的下铺让给了他。胖子老潘不是从高中直接考入的。他是个农具厂的推销员，考了四年锲而不舍总算圆了大学梦。后来关系好了，他把什么话都给李樯、谢兵说了。他非得考大学且要读政治系，是受了厂长的气。他是个不错的推销员，可厂长总是给小鞋他穿。他先是在湖南和四川这样的产粮大省推销脱粒机，市场打开了，厂长又把他派到江浙去，那儿的场面完全打不开，结果工资都捞不回。厂长整他，他就给厂长绿帽子戴。他说他把厂长的老婆搞了。“那真是丑得有卖的，真是上床美，下床悔。现在想起来都恶心，”胖子老潘对李樯和谢兵说。他说这些的时候舌头在口里直咂，露出沾沾自喜的神态，因为那时李樯他们还不懂得跟女人睡觉是怎么回事。“所以说，”老潘最后指着李樯道：“像你这么纸薄的脸，还搞政治！只有政治搞你！搞政治要心狠手辣。你别看我这人胖，心胸窄，你们以后小心着点儿。”

谢兵说老潘的行为不是政治，是流氓。老潘说流氓跟政治差不离了。后来谢兵私下里叫老潘是“刑事犯罪分子”、“流氓教唆

别让我感动 11